

走向科技人文共同体¹

Towards a Commun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Humanities

彭青龙（Peng Qinglong）

内容摘要：人类社会和世界文明正在遭受极端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的双重挑战，寻求缓解、乃至破解之道成为当务之急。表面上是自然环境和科学技术引发的问题，实质上是人类的贪欲天性，资本的逐利本性和技术的求新特性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推动世界文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摒弃“人类中心论”的传统思维、“欧美中心论”的霸权思维、“文明冲突论”的对立思维和“技术至上论”的偏执思维，不仅要保护生物多样性，使大自然和人类和谐共处，而且要充分发挥人文精神所倡导的真善美的价值引领作用，规约和引导科技向人、向好和向善发展，倡导科技人文共同体理念，实现科技人文共同进步，促进世界文明的共同繁荣。

关键词：世界文明；文明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科学技术；语言文学；科技人文共同体

作者简介：彭青龙，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澳大利亚文学、比较文学、外语教育教学、科技人文和区域国别学。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研究专项课题“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研究”【项目批号：2025DZX032】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1世纪英语文学纪事与研究”【项目批号：23&ZD304】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owards a Commun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Humanities

Abstract: Human society and world civilization are currently under the dual threat of extreme climate condition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Finding ways to alleviate or even resolve these crises has become an urgent priority. Though the problems appear to originate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y are essentially the combined result of human greed, the profit-driven nature

¹ “科技人文共同体”的倡议最初于2019年5月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对话与融通：首届科技人文国际学术研讨会”新闻通气会上由彭青龙教授提出，旨在主动打破原有的学科“过度细化”以及自然学界和人文社会科学界“过分分化”的局面，消解科技人文老死不相往来的“融通赤字”，有效开展“对话和融通”的跨学科学术交流。为了探索打破学科壁垒、消解科技与人文“融通赤字”的有效路径，《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围绕“面向未来的科技人文”推出“院士高端访谈”“数字·智能世界”等栏目及一系列文章。

of capital, and technology's inherent drive for novelty.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orld civilization, we must abandon traditional anthropocentric thinking, the hegemonic "Euro-American centrist" mindset, the confrontational logic of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parochialism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It is necessary not only to protect biodiversity and foster harmony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ity, but also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guiding role of the true, the good, and the beautiful—values championed by the humanities—in order to regulate and ste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ward human-centered, positive, and benevolent development. We should advocate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humanities, so as to achieve common progress betwee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humanities, and promote the shared prosperity of world civilization.

Keywords: world civilization; diversity of civilizations; biod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ommun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humanities

Author: Peng Qinglong is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Australian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technology with the huma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Email: qlpeng@sjtu.edu.cn).

近年来,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经济衰退风险的提高,军事冲突外溢可能性的增加,尤其是气候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叠加,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双刃剑效应的扩大,人类社会和世界文明正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展现出令人忧虑的暗淡前景。“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成为必须认真回答的时代之问、世界之问和中国之问。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出可持续发展目标,组织世界气候大会,呼吁各国采取共同行动,应对迫在眉睫的威胁。然而,联合国发布的《2024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效果不尽如人意。“近一半的目标进展甚微或一般,超过三分之一的目标停滞不前或出现倒退”(“2024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理念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¹,并通过“一带一路”和进一步改革开放等举措,赢得了

1 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国际社会重视发展,深化国际发展合作。2022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为实现世界长治久安提供中国方案,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安全之基;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面向全世界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形成有机整体。

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积极响应。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和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生死存亡,关乎每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个体、民族和国家的切身利益,因此,缓解、乃至破解世界难题,促进人类文明向前发展,是不同文化和专业背景学者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和社会担当。

世界文明及其多样性是涉及人类社会和世界发展的基础性和方向性问题,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以往的研究者多从地缘政治、民主制度、历史、文化、宗教、社会习俗等人文社会科学角度,论述了文明的内涵和外延及多种文明之间的关系。例如斯宾格勒的“文化(明)周期论”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²,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³等。鲜有学者从科技人文共同体的维度,探索世界文明的内涵变迁和当代价值。本文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从生物多样性出发,以人文连接自然和技术为主线,围绕生物多样性与科学技术、语言与文学和科技人文三个专题,阐释世界文明与自然、科技和人文之间的关系,探索构建自然-人类-技术之间和谐共生的生态之道。笔者认为,文明是建立在宇宙中生物多样性基础上发展而来具有较高水平的社会文化,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生态文化的总和,其中科技文明发挥着重要的形塑作用。之所以将生物多样性拓展至宇宙,并提升科技文明的分量,是因为科技的新探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地球文明只是宇宙文明的一部分,维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正与日俱增,并成为检验人类文明程度的一把标尺。生物多样性是产生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母体和源泉,科学技术是形塑文明多样性的引擎和利器,语言与文学是推动文明多样性的根基和灵魂,走向科技人文共同体是世界文明发展的路径和前景。表面上来看,生物多样性似乎与科技人文没有关联,实际上保护生物多样性,建设生态文明,既需要科学技术手段,更需要人文价值和精神的指引。科学技术理应成为形塑世界文明的利器,但缺乏人文规约和引导的科学技术有可能成为“脱缰之马”,造成“人仰马翻”的结局,危害世界文明的健康发展。语言文学是人文学科的代表之一,蕴含其中的人文思想不仅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根基,也为倡导科学技术以人为本,走向科技人文共同体提供了理论依据。从产生世界文明的源泉出发,论述科学技术与人文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赖的关系,并统一于科技人文共同体的实践中,有利于提升人们对世界文明及多样性演变规律的认知,助力生态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质量发展。

一、生物多样性与科学技术理应是形塑世界文明的母体和利器

世界文明及多样性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果,也是科学技术形塑的结果,追根溯源更是生物多样性演变而来的结果。只有将文明多样性与生物多

1 参见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吴琼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

2 参见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3 参见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

样性联系起来,我们才能正本清源,并以人文的眼光和情怀,更好地建设生态文明和维护文明多样性。一方面,生物多样性为生态文明和文明多样性提供了天然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文明多样性是人类利用科学技术改造生物多样性的结晶。在这一“升华”的过程中,那些经历了岁月洗涤,符合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成果,就会被继承下来,成为世界文明的宝贵财富。大自然像慷慨仁慈的母亲,无私地为人类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理应成为被珍惜和保护的对象,但由于人类自身的错误认知和短视行为,肆无忌惮地利用理应为世界文明做出积极贡献的科技利器,不断地向大自然索取和掠夺,致使其伤痕累累,千疮百孔,甚至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因此,唤醒更多的人重新认识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并重新审视科技利器的双刃效应显得十分重要,甚至是刻不容缓。

事实上,生物多样性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也是文明多样性的母体和源泉,因此,在气候危机和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应该对其内涵及要素之间的关系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生物多样性是指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包括物种内、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在生物多样性中,遗传多样性是个体生命的内核。科学家们通过种种实验,发现了大量物种基因繁殖和突变的规律,这些规律对人类了解物种基因之间的关联,以及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物种多样性是遗传多样性分化的源泉。一个国家或者区域物种的多寡,决定了其自然资源可供开发利用的程度。物种多样性的分布一般受到地形地貌、地理位置、气候和区域环境的影响。生态系统多样性是指一定区域的生态圈环境、生态群落和生态过程的丰富和多样程度。按照生境性质分为陆地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淡水生态系统,依据受人类的影响程度分为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还可以依据与外部环境联系的程度分为隔离生态系统、封闭生态系统和开放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三个组成部分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其中,遗传多样性是生命之源,物种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基础,而生态系统多样性则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环境保障。

大自然蕴含的丰富多样的生产生活资料,在科学技术的带动下,为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425)。这一经典论断,深刻洞悉了科学与生产力、科学与工业生产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¹;习近平也强调,“科技创新,就像撬动地球的杠杆,总能

1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阐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的理论,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习近平在中科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史，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信息文明、甚至宇宙文明无不彰显科技创新的引擎作用和硬核力量。工业革命之后，科学技术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幅增强，其形塑人类社会和世界文明的利器作用更加明显，不仅促进了人类平均寿命的提升，而且丰富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前，人类的平均寿命不到 40 岁，但到了二百多年后的今天，几乎翻倍。《2024 年世界人口展望：结果摘要》报告显示，2024 年世界人口已达 82 亿，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3.3 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 79.9 岁，较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 71.7 岁，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 64.1 岁。这说明，社会经济和医疗卫生条件发展程度与平均预期寿命呈正相关关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条件、特别是医疗卫生条件越好，平均预期寿命越长。因此，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追求高质量的生命和高品质的生活的过程中，包括生命科学、生物学和医学等领域科学技术的进步，发挥了无法替代的核心作用。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 998）。恩格斯的警示言犹在耳，并不幸成为严峻的现实。“由于过度消费、人口增长和集约农业，野生动物数量急剧下降。物种灭绝的速度正在加快，目前有 100 万物种受到威胁或濒临灭绝。砍伐森林、气候变化和将旷野转化为人类食物生产地正在摧毁地球的生命之网”（Guterres）。对大自然的掠夺式开发和利用，致使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大规模的干旱、水涝、极端天气、泥石流、沙尘暴、水污染等不断侵袭地球，其破坏性渐趋增大和频次日益增加。“2022 年和 2023 年，占全球总人口约四分之一的 18.4 亿人生存条件受干旱影响，其中大部分民众来自中低收入国家”（联合国，“《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 2022 年数据报告”）。气候破坏、生物多样性遭破坏及污染问题，三场相互关联的环境危机，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对于这一关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不同学者提出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各不相同。悲观派“罗马俱乐部”的学术团体¹认为经济发展应该放缓，以保证地球资源的延续。指出人类文明需要几个地球，如此高速地发展制造业，必然导致资源的匮乏，最终导致社会崩溃，因此需要抑制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有人为了保护自然，认为社会应该倒退，这是必须承担的代价。乐天派认为，世界的发展将是一个没有极限的

1 罗马俱乐部：是关于未来学研究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也是一个研讨全球问题的全球智囊组织。俱乐部的宗旨是研究未来的科学技术革命对人类发展的影响，阐明人类面临的主要困难以引起政策制订者和舆论的注意。目前主要从事有关全球性问题的宣传、预测和研究活动。成立于 1968 年 4 月，总部设在意大利罗马。

增长过程,资源会随技术的发展齐头并进。¹诚然,这些观点也只是反映了20世纪部分学者看法,甚至有些“落伍”,因为20世纪的人类社会还没有面临21世纪如此严重的三重危机。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其严重和迫切程度,联合国多次召开世界大会,试图扭转这一局面,使其重新回到保护自然的轨道中来。例如,联合国促成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希望到2050年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上达成了“同意将食物和农业举措优先纳入本国的减排行动”(魏然)。然而,自然的退化并非纯粹的环境问题,它既涉及世界经济、健康、人权、社会正义和地缘政治等领域,也与西方发达国家曾经掠夺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不光彩历史相关,如何清算历史责任和平衡当前义务是一个复杂问题。

客观地说,科学技术是形塑世界文明的利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进步的科技文明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是人类社会面临诸多棘手的全球气候问题和环境问题,也亟需依靠科技创新来解决。例如,运用科学技术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以代替化石燃料,发展绿色能源的交通工具,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利用机器人进行大规模植树造林或者智能技术检测和预警大气、水资源变化等。人类社会的福祉和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应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也应该辩证地看到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双刃剑效应,尤其是负面效应。从历史语境来看,西方文明凭借其创造的“机器体系”技术与文明概念³以及在科学、技术和产业领域的创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使得他们在与其他文明竞争中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客观上形成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产生了“欧美中心论”“欧美一元论”的文明话语。西方国家不断利用科技文明成果,争夺世界霸权,成为世界动荡的根源。例如,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各式先进武器被西方国家滥用,发动多次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无论是西方文明内部发生的战争,如,1754至1763年英法争霸的七年战争,1804至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等,还是西方国家对亚非拉地区发动的殖民战争,凝聚着人类智慧的武器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造成了对世界文明的伤害、乃至大倒退。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的科技文明带有血腥的味道,沦落为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战争不仅是国家兴旺的保证(就像有人说的那样),而且也是机器体系兴旺的保证”(Mumford 89)。战争使统治阶级获取利益,而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

1 参见金涌、阿伦斯:《资源·能源·环境·社会——循环经济科学与工程原理》,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30页。

2 参见联合国:“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联合国,2022年12月18日,访问网址:<https://www.cbd.int/doc/c/24c4/f499/13be84eb1e7cce8a33613617/cop-15-l-25-zh.pdf>,访问时间:2024年8月23日。

3 “机器体系”由马克思提出,后来美国学者芒福德在《机器神话》《技术与文明》等书中对此概念进行了阐释和解读。

却遭遇无尽的伤害。

从现实场景来看,生物基因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给人类社会和世界文明带来的潜在风险正在增加。如果说,在这两项技术取得突破之前,科学技术带来的负面效应具有一定程度的制约性和可控性的话,那么基因编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风险具有即时性和共生性,这就需要人类社会时时规约和监管其推广使用的程度。“基因编辑婴儿”所引发的法律和伦理问题以及人工智能渗透到人类生活所造成的数据隐私泄露和数据安全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隐藏其背后的是对数据主义的崇拜。“宇宙由数据流组成,任何现象或者实体的价值就在于对数据处理的贡献”(Harari 341)。而对此坚信不疑的恰恰是计算机科学和生物学,其中又以生物学更为重要。在后者看来,“生物体都是生化算法”(Harari 341)。按照这一逻辑,过去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要走向以数据为中心的世界观。一旦人类在计算机技术上获得突破,尤其是万物互联网开始运营,“人类就有可能从设计者降级成芯片,再降级成为数据,最后在数据的洪流中溶解分散,如同滚滚洪流中的一块泥土”(Harari 365)。在生物科学和计算机科学之间,探索为人类创造福祉的互联互通、相互成就之路,是正当的和合理的,例如,运用基因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治病救人,挽救患者的生命都不为过,但将人类感觉、意识、情感、意志都数据化和智能化,并依靠数据处理系统来统摄人世间一切事物,导致人类的主体性丧失,必将产生危险的局面,甚至是失控的局面。因此,在人类发展生命科学技术 and 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时候,对科技决定论或者数据主义要保持警惕和批判的态度,依然要坚持科技以人为本的原则,平衡好科技与人文的关系。

“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会的讲话,说明了科技硬实力和人文软实力在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和紧密关系,其中后者“关注的是人类凌乱、无边界、无算法规则的状态(……)追求的是启发性的复杂性,而不是追求科学那种优雅、清晰的简单性”(Moran vii)。气候治理和环境治理需要包括人文学科在内的多学科知识才能解决。人文学者、甚至作家的积极参与,能从不同角度唤醒人们对大自然的理性认知和情感共鸣。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赞美大自然反思理性的浪漫主义思潮,到19世纪20至60年代尊重人类精神与自然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超验主义,再到20世纪90年代方兴未艾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批评、环境批评等,文学批评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从不同的专业领域出发,深入探讨关乎环境、生态伦理、空间资源、生物文化等议题。例如,生态批评和文学地理学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前者“探索文学及其他文化形式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通常将其与提高环境问题意识的任务结合起来。一方面,它

处理属于地理学和生物学职责范围内的‘自然’现象，表明它们是文化和历史力量的产物，充满了意义和隐喻；另一方面，它考察了文化如何实现与自然的分离，在人类与非人类之间产生等级差异”（Moran 188）。后者试图在地理学与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等其他学科建立联系，表明景观地理不是自然的，而是由文化产生的。文学地理学与科学技术、人文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又引发了文学地图学的研究。技术既是物质对象，又是叙事手段，唐娜·哈拉维提出了融合生物、机器和人的“赛博格”概念，她认为在当代文化中，“我们都是怪物奇美拉，是理论化和编造的机器有机体的混合物；简单地说，我们就是赛博格”（Moran 180）。尽管不同流派的思想观点具有时代性，也不乏迥异的立场和方法，但不同程度地推动了环境保护运动向前发展，对于提高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和认知水平有重要意义。围绕自然-人-技术而创作的文学作品也不在少数。从歌颂山川河流、草木花香的中国唐诗宋词和西方的田园诗歌，到气候变化小说和生态文学作品，再到反映技术、自然和人类关系的科幻文学作品，无不展现出文学家对自然的钟爱之情和对技术革新反思的社会担当。诚然，他们的作品并无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但他们以独特的文学艺术，发挥作品在情感和精神上的“救赎”功能，激发人们对这些关乎人类前途命运和世界文明走向的深入思考。

生物多样性减少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以及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风险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必须摒弃人类中心论和技术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和做法，并动用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和人文等综合力量，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自然和社会和谐相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不仅应该是人类共同倡导和遵守的价值理念和伦理规则，而且应该将其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¹步入“人类世”（孙周兴 98）或者“技术统治与类人文明”（孙周兴 73）时期，科学技术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几乎不可动摇，人类身体技术化和人类心灵数据化、智能化的趋势似乎不可逆转，人工智能技术是解放人类，还是奴役人类，抑或是消灭人类，是科学家在不断突破技术瓶颈的“软奇点”²需要认真思考的关键问题。在涉及人类社会和世界文明是否可持续发展的大是大非面前，必须为自然资源开发和人工智能技术利用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或底线，以防止人类因生态环境恶化和技术失控而遭到灭顶之灾。这就需要人文学者在充分肯定和大胆借鉴自然科学领域最新成果的同时，挑战其自信满满的形象，使用人文学科的解释模式，不断敲响风险将至的警钟，从而为子孙后代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贡献当代人的智慧和力量。

1 参见 杜祥婉、谢和平、刘世锦：《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与能源变革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49页。

2 参见 凯文·凯利：《必然》，周峰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338页；也可参见 孙周兴：《人类世的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87页。

二、语言与文学本应是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根基和灵魂

如果说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引擎的话,那么作为人文学科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的语言文学,则是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根基和灵魂。前者主要体现于物质文明的创造和繁荣,后者在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价值引领作用,两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共同致力于基于生态文明基础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融合发展和共同发展。之所以强调语言与文学的根基和灵魂作用,并非因学科自恋而漠视哲学、历史和艺术的重要价值,而是在地缘政治和科技竞争的语境下,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数据主义对其价值存在解构的风险,急需建立具有中国心、中国魂和中国价值的语言文字大数据,从而消解或者减少强势语言——英语,对中国语言文学的巨大冲击。表面上来看,大数据模型中的数据是算法的基础,是语言文本转化而来的结果,实质上数据背后也是中西之间的价值观之争,甚至是人工智能文化之争,西方社会盛行的注重个人体验的自由人文主义和强调竞争的进化人文主义,也许在数据主义面前也会面临被肢解的可能性,但中国所信奉的社会人文主义符合历史潮流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因此,在唱衰人文学科和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升级的时刻,呼吁和重视所谓“低价值”的人文学科,重申语言与文学中所蕴含的人文价值,坚守和发扬人文精神,是应时代之需、答时代之问的正当之举。

语言是创造和形塑文明多样性的根基,也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553)。人类社会发明创造的文字各不相同,语言文明进程不相一致,有先有后。例如,拉丁文、希腊语和阿拉伯语等到了中世纪才演变成为较成熟的系统性、规范性语言。中国汉字的形体经过3000多年的演化,逐步形成了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结构体。世界上现存的语言达5000至7000种,意味着存在几千种多姿多彩的文明。保持语言多样性是维护文明多样性的根本。语言因人际交流而生,也因深入交流而盛,是保持文明活力的路径。语言交流最初主要是限于同一个族群或者民族之间,地域范围不甚广阔,随着人类跨民族、跨区域经贸活动的展开,不同语言之间、文化和文明之间的交流日趋活跃。到了现代社会,多种文明之间的交流更趋频繁,互学互鉴更是稀松平常之事。“人类文明都不是孤立的体系。历史上每次文化大分化似乎都是文化融合的结果”(Mumford 99)。进入全球化时代,人员、信息、资本、技术流动更加便捷,包括语言产品和语言服务在内的经贸活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而展开,世界正在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语言是新质生产力提升的数据基础。新质生产力旨在利用第四次科技革命在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对生

产要素进行更具创新性的科学配置,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满足人们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个基本要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劳动者是具有技术能力、创新能力和较高素质的新型劳动者,劳动资料则是数字化、智能化的生产工具、高效便捷的基础设施和科技含金量高、绿色化能源设施等新介质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既包括自然界、乃至广袤宇宙提供的物质资源,也包括由高科技转化而来的新料质物品等。高素质、新介质和新料质¹的新型生产要素的组合,以及生产关系中体制机制的改革,必将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语言本质上属于软实力范畴,但以语言为基础的大数据,是人工智能创新的关键要素之一,“数据是新的石油”,“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源不再是石油,而是数据”(经济学人)。这说明语言在人工智能时代有其不可估量的巨大价值,因此,我们应该把中文学习好、掌握好和传承好。

民族语言(nation language)是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中华文明之所以连绵不断,是因为民族语言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更是彰显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根脉,脱离了民族语言和文化传统,一切都无从谈起。鲁迅用“三美”概括汉字之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1)。是“诗意栖居”的语言文明。例如,陆游的“烂漫不过世间花,慢煮光阴一盏茶。”表达了对美好宁静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人生透彻的领悟。邵雍的“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自然朴实的语言,寥寥几句,便勾勒出诗意盎然的山村美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经史子集中蕴含的国学精髓,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道教与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中的深刻文化思想,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中的语言文字及其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智慧,都是中国式现代化所依托的文明遗产。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²

语言与文学、文化密切相关,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共同书写了世界文明的华彩乐章。语言是思想情感表达的手段,其美学价值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能得到彰显和升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思想、情感存在的家园,文化是价值、精神存在的家园。文学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学作为文化生动而形象的载体和有力的传播者,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它通过文字和文本,既创造性地发挥其承载功能,表征文化,又通过具有文化内涵的文学表达,感受文明的进程和发达程度,使之成为文明的感受器和活化石。与此同时,文化和文明又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1 参见 蒲清平、向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内在逻辑和实现途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24):78。

2 由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

资源，为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¹

文学是世界文明变迁的活化石，也是民族心理与精神变迁的感受器。自人类创造文字以来，不同民族广义上的文学文本记录了人类社会早期的想象及生产实践和社会活动。例如，中国的《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周王游行记》等；西方的《耶稣出生的传说》《创世纪》《宙斯》等。进入“轴心时代”，涌现出一众富有影响力的思想经典，例如，《道德经》《论语》《摩诃婆罗多》《伊利亚特》《奥德赛》等，不仅决定了各国的思想精神和文学范式的走向，而且成为影响当今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源头和基因，为后世的文学繁荣奠定了基础，甚至为理解现代文明，以及国家、区域、全球治理提供思想借鉴。中西文明在此之后的岁月展现不同的发展路径，文学发展也呈现别样的风采。无论是从内视角描写中国农业文明的文学作品，还是从内外视角刻画西方工业文明前后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散文、小说，都成为记载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活化石。文学是“人学”，是“物学”，也是“人物学”²，但归根到底是人学，是刻画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语言艺术。例如，一战后，西方文学中涌现不少反思人类文明和人性的著作，“迷茫的一代”实际上展现了那个年代西方国家的民族心理和精神。再例如，近代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鲁迅、郭沫若、梁启超等人通过文学作品，唤醒民族独立意识，彰显出反击外敌入侵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现的寻根文学、伤痕文学和先锋文学，从文学的角度，回答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如何处理中国历史与世界现实关系的时代之问。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呈现出多元和多样的景观，是中国迈向国际化和全球化的缩影。不同时代的世界文学中所呈现的不同国家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是文明多样性的真实写照。

文学是文明多样性价值观呈现的载体。所谓价值观就是对真善美价值的认识和追求，集中体现人们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作为文明多样性的精华，文学发挥着价值观的重要承载功能，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以春雨润无声的方式使读者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接受价值观的洗礼，氤氲其中，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对真善美的认知。例如，中华文明强调“天人合一”“温良恭俭让”“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文化思想，而西方文明中所宣称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背后则注重个人优先、以人为本和宰制他人，凸显冲突意识和二元对立思维。这些价值观在各国文学中都有充分而具体的呈现。例如，迟子建的《额

1 参见 彭青龙：“世界眼光与比较视角：文明、文化、文学的话语变迁及权力转换”，《外语教学》3（2023）：13。

2 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的“人的文学”一文提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认为新文学即“人的文学”；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1957年5月于《文艺月报》上发表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提及：“高尔基曾经作过这样的建议：把文学叫做‘人学’”；2022年，傅修延在《天津社会科学》发表“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一文。

尔古纳河右岸》¹描绘了鄂温克族部落的历史兴衰以及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展现了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中华民族的坚韧顽强的精神，堪称民族的史诗。陈忠实的《白鹿原》²讲述了白、鹿两大家族自清末以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恩恩怨怨，中华民族的家庭观、道义观、民族观蕴含其中。路遥的《平凡的世界》³刻画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农民热爱生活，吃苦耐劳的乐观态度，与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一脉相承。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长篇小说《飘》⁴描写了美国内战时期女主人公追求自由、独立的形象和金钱至上的价值观。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⁵则通过描写哈克和吉姆离家出走的经历，展现了追求自由民主的冒险精神，其所遇到的道德伦理困境，恰恰揭示了美国个人、集体和社会的复杂关系。现代主义小说《喧嚣与骚动》⁶是威廉·福克纳的代表作，讲述了南方种植园地主走向破产的故事，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堕落及实力主义价值观进行了批判。价值观是最大的软实力⁷，表征价值观的文学是体现民族认同的媒介。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文脉和特性。传统文化往往指某种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思想、古诗文、中医、民俗、茶道、园林等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体系，对中国当代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例如，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忠、孝、悌等；中医中的“医乃仁术”观；民俗中的“孝”和“礼”现象；茶道中的“清”和“雅”以及中和之美；园林中的“中庸”所体现的均衡与和谐之美，凡此种种，不一而论。古诗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由于种种原因，包括诗文传统在内的传统文化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如陈众议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遭到跨国资本的肢解或者视觉文化的冲击”（“民族传统遭遇跨国资本”第13版）。事实上，古诗文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独特标识，而且寄托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每每读到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便激发了人们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渴望立刻动身，远离尘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再读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又感叹诗人的悲悯情怀和郁郁不得志的悲壮。读李白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则情不自禁地感叹他的豪情万丈和气势磅礴。中国的古诗文，无论是抒发对自然的热爱，还是友情、亲情、爱情的赞美，抑或是表达对现实的不满，都是中华民族思想情感的独特表达，共同描绘了中华民族色

1 参见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

2 参见 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3 参见 路遥：《平凡的世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4 参见 玛格丽特·米切尔：《飘》，李美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

5 参见 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张友松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6 参见 威廉·福克纳：《喧嚣与骚动》，李文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

7 参见 陈众议：《生活的意义》，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第307页。

彩斑斓的精神世界。

语言文学是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根基和灵魂，在于思想文化的继承与创新。语言文学经典是世界文明的宝藏，既是其文化基因根脉，也是精神图谱展示的窗口，更是思想文化灵魂的集中表现。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发展及治理不仅需要从本民族思想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而且需要从世界文明借鉴中获取智慧，才能破解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的难题。因此，守护好世界文明中各国的文化传统，学习好本民族的语言文学经典，继承好其思想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发扬好其对当今人类依然有启示的文化思想，并通过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换，就是维护和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最佳体现和最大贡献。在“人文危机论”和“文学已死”¹等论调甚嚣尘上之际，在中西阵营对抗叙事、乃至“文明冲突论”死灰复燃、甚至大行其道之时，我们依然要心怀梦想，沿着从语言文字，到文本文学，再到文化文明的路径，共同构建世界文明共同体，使各种文明思想在相互激荡、相互借鉴的对立统一演变过程中焕发魅力，绽放光芒。

三、走向科技人文共同体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独特存在，并按照自身的规律而发展变化。一方面，人类文明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延续数千年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依然会按照各个文明的演进方式，向前推进，总体上保持自身的特色。另一方面，人类文明也具有创新性和开放性，不断突破自我，并借鉴和吸纳其他先进文明成果，保持文明活力。

人类文明的创新性和包容性不仅体现于科学技术和人文学科的创新，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于包容性科技人文创新。就前者而言，科学技术和人文学科创新贯穿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始终。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科学与人文关系的争论，例如，柯勒律治与边沁之争，阿诺德与赫胥黎之争，张君勱与丁文江之争，还有利维斯与斯诺之争等²，其中“利维斯—斯诺”之争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轰动。但科学和人文无法分割分裂是不争的事实，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无不是人文科学为其准备思想文化条件的，这从人类科技发展史可以明显地看出。就后者而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升级所带来的伦理等风险，使得人们认识到科学技术必须与人文学科紧密结合，才能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如果说，前三次科技革命的核心目标是为人类生产实践活动赋能的话，那么，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

1 参见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2 参见 彭青龙：“危局·变局·格局：人工智能时代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的困境与出路”，《外语与外语教学》3（2024）：27。

主要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则是在赋能的基础上赋智，即增强机器人的认知力和判断力，服务于人类社会的需求。从可控的赋能，到有可能失控的赋智，其带来的反噬人类的潜在风险引起了科学界和人文界的担忧。科学技术发展的边界在哪里？如何使科学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前提下风险可控，是摆在人类社会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诚然，解决如此重大的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特别是科技人文界的携手合作，方能减少危害世界文明发展的负面效应。科技人文关系密切，科学是运用范畴、定理和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它源于社会实践，服务社会实践。其核心是求真，强调可检测性和自洽性。一般认为属于形而上的基础理论研究。技术则与此相对应，属于形而下的具体操作技巧，泛指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与技能。技术往往与工程建设相关，常指工程技术。技术的核心是求实，要务实地解决社会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人文一般指人情事理，人文科学泛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人文属于精神文明范畴，人文精神往往回答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提倡对人的终极关怀。人文的核心是崇善和尚美。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人文科学，都是服务于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都要以人为中心或者以人为本开展科技和人文创新。因此，科技人文是服务人类需要的共同体，统一于真、实、善、美之中。科技人文共同体是超越学科壁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是想象的共同体和情感的共同体，更是利益和责任的共同体。人类社会只有从理性和情感的逻辑出发，以伦理和法律为软硬两手，以人文所倡导的真善美为价值导向，才能让科技创新回归到服务人类的本位。

科技人文共同体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显得十分重要。越是科技昌盛的时代，越需要人文思想和精神的指引，促使科技在向人、向好、向善的轨道上不断突破，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与此同时，人文学科越是遇到危机时，越需要正确认识到自身无可替代的价值，也越需要借鉴科学技术的先进成果。越是在文明多样性面临威胁时，越是需要科技人文共同体团结一致的力量，超越狭隘的、短视的学科自恋情结，共同推动文明多样性向更高层次发展。历史与实践证明，越是世界文明大发展的年代，越是科技和文化紧密结合的时代，这从世界科学中心的五次转移与社会文化关系紧密结合的历史事实可以明显看出。到了人工智能时代，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繁荣，更是为第四次科技革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使得我们更加有理由相信科技人文共同体的巨大价值。

文学作为人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率先依托数字人文走向科技人文共同体之路。数字人文泛指“计算式人文学科”，是20世纪下半叶首先在西方人文领域兴起的一种学术文化现象，并逐步拓展至“大人文”的知识保存、生产、应用和传播领域。自从1946年计算机发明以来，人们一直试图将语言符号与计

算机技术相结合,经过罗伯特·布萨等几代人的艰苦努力,终于研制出计算机编辑程序,为电子文本编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大型电子资源交互平台逐步建立,并取代了文本标记和分类的电子编辑技术,使得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多种媒体信息相互转换成为可能。2008年,西方的金融危机使美国高校的文科陷入预算和教授岗位减少、生源不足等前所未有的困境。¹为了自我救赎,文科教授与科技公司合作,利用数据技术,开展了计算式人文研究。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变,吸引了很多处于相同困境高校教师的关注和效仿,他们不仅著书立说、开设课程和创办杂志,而且成立了数字人文国际学术组织,推动了人文学科与科学技术的融合发展,开创了科技人文共同体的新时代。

在数字人文继续前行的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又一次给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的创作与批评带来了巨大震撼,并在文学形态格局、文学创作主体、文学创作模式和传播方式等方面发生了五个转向。一是文学形态从高雅文学转向大众文学,呈现出大众化、通俗化和娱乐化的特征。传统意义上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高雅文学在传播效果上差强人意,而能够给人带来即时愉悦的科幻文学和网络文学则一枝独秀。例如,中国四大名著位列“死活都读不下去的书籍”榜单之中。²根据 Goodreads 全球知名图书分享网站数据,莫言的《蛙》和《生死疲劳》、余华的《活着》、贾平凹的《高兴》等在国内知名度很高的作品在海外的阅读数量偏少。与此相对应的是,科幻文学在海外的关注度较高,例如,刘慈欣“地球往事三部曲”——《三体》《黑暗森林》《死神永生》全球评分次数分别是 382518、168242 和 128473,全球评论次数是 37055、14260 和 12044。³郝景芳《流浪苍穹》和陈楸帆《荒潮》等青年作家的作品受国际关注的程度不比高雅文学作品逊色。网络文学受关注程度更高。《许你万丈光芒好》在阅读量大上高达 4.49 亿,《诡秘之主》的阅读次数超过 4 亿。⁴《魔道祖师》英译本名列第九。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上,收获超 6800 多位读者的赞誉,评分达到 4.9 分。⁵尽管以上数据仅能管中窥豹,但是至少说明了包括中小学在内的青少年一代更加偏好大众文学,反映了大众审美高涨的社会现实。正如杰姆逊所言,“后现代主义宣布:我们不需要天才,也不想成为天才,我们不需要现代主义者所具有的个人风格,我们不承认什么乌托邦性质,我们追求的是大众化,而不是高雅。我们的目标是给人愉悦(……)”(165)。

二是文学主体从个人创作转向团队创作,粉丝导向、读者至上的指导思

1 参见彭青龙、都岚岚:《数字人文导论》,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1页。

2 参见刘昆:“名著经典缘何‘死活读不下去’?”,《光明日报》2013年10月17日:05版。

3 数据信息截止至2024年8月23日,访问网址:<https://www.goodreads.com/>。

4 数据信息截止至2024年8月23日,访问网址:<https://www.webnovel.com/>。

5 数据信息截止至2024年8月23日,访问网址:<https://www.amazon.com/Grandmaster-Demonic-Cultivation-Novel-Vol/dp/1648279198>。

想盛行。网络小说作家十分注重读者的留言、评论,根据粉丝和读者的偏好,适当调整故事情节。例如,《盗墓笔记》《小阁老》《都市邪剑仙》《凡人修仙传》等根据读者的审美心理,做了内容和形式的调整。由网络小说改编的动漫,更加注重观众的反应,调整情节的作品更加比比皆是。小说的价值和意义不是取决于作者的理想和情怀,而是大数据分析和主导的结果。¹由个人创作向团队创作的转向说明,一方面,作者团队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平台,为其文学创作服务;另一方面,网络文学比高雅文学更加看重与读者共情的双向互动,从而实现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三是文学创作模式从自然人创作转向人机创作或者机器人创作。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激发了作者“尝鲜”的热情,不少作家开始探索人机合作的写作模式。例如,机器人微软小冰已出版了《阳光失了玻璃窗》等多部诗歌集,其中不乏上乘之作,引起了较多关注,但也产生了分歧,欢呼者认为是历史性的创造,鄙视者认为是“伪诗、非诗、垃圾诗‘出笼’”(罗振亚 3)。“日本最高文学奖得主自曝获奖作品使用 ChatGPT 写作:5% 的句子是 AI 生成的”(周宴)。该报道也引发了诸多讨论。这是人工智能时代出现的新鲜事物,尽管目前只是出现了这一转变的趋向,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转向,也难以对人机合作的文学作品质量和未来走向匆忙下结论,但基本可以预料的是,人机创作或者机器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必将越来越多,也必将对自然人的传统文学创作产生冲击。

四是传播方式由单一纸质传播转向多模态传播。在互联网普及之前,文学作品的传播通常是纸媒传播,读者阅读纸质版文学作品,传播方式比较单一。进入智能媒体时代之后,不少作家除了出版电子书之外,还利用动漫、游戏和短视频等技术便利,推介其文学作品。例如,“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都改编自包括《流浪地球》《乡村教师》等 14 部中短篇小说和 1 部长篇小说。传统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鹿鼎记》《天龙八部》等,网络小说《星辰变 OL》和《神·墓》《斗罗大陆》和《大话西游》等被改编成游戏。新近发布的《黑神话:悟空》更是震惊世界,再度引发人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极大关注。²沈从文的作品《湘女萧萧》被改编成短视频,拥有百万的播放量。这种多模态的传播方式也许将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常态。

五是创作场景从面向国内转向面向国际。面向国际的文学创作是一种跨文化写作,指的是通过描写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事,揭示人类生存和生活状态的深层意义。如,移民文学等。³跨文化写作在世界文学并非鲜事,例

1 参见彭青龙:“数字时代文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审视”,《探索与争鸣》9(2022):28。

2 参见解园、姜漠然:“《黑神话:悟空》背后——用世界品质 讲中国故事”,《新华网》,2024年8月20日,访问网址:<http://www3.xinhuanet.com/politics/20240820/583b0f3d1574490bb89f22662afd16c2/c.html>,访问时间:2024年8月23日。

3 参见彭青龙:“澳大利亚文学中的跨界挣扎和跨文化写作”,《外国文学》3(2023):37。

如，欧美作品中经常出现故事在两国甚至更多国家“游移”的场景，这与他们同属一个文化谱系，人员走动频繁相关。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年轻一代作家具有更加开阔的国际视野，不再固守本土文化，而是通过跨文化写作，展现当代中国人对外交流互鉴的新图景。例如，艾伟的《镜中》¹、徐则臣的《北上》²将异国文化和异国人物融入到小说的故事中。丁中治的“新留学生三部曲”《鹿唇》《浅水》《平安巷》³则反映了年轻一代学子海外留学的孤独、迷茫以及在跨文化矛盾冲突中对人生价值的执着追求。这些作品不仅显示了高雅文学创作的新动向，而且对文明交流互鉴、甚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有重要启发意义。

文学理论批评和实用批评中的科技人文融合现象也十分明显。当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深刻地影响着 20 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它们之间时而矛盾对立，时而和平相处的格局，造成了文学理论流派的潮起潮落的态势。在讨论具体文学理论时，很难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截然分开。⁴例如，在当代西方文论中，“语言论转向”体现了科学主义的思想基础、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具有相对独立性，从形式主义、新批评到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无不突出语言论的中心地位。但这并不是说，这些文学理论与人文主义没有关联，相反，体现人文主义思想的现象学、存在主义、表现主义等理论同样把语言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20 世纪的西方文论基本上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交错影响的产物。进入 21 世纪，后人类主义思潮走向前台，并成为热点。后人类主义是科学技术变革引发人们对人文传统和科学技术关系的反思和重构。神经科学、生物科技、基因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太空技术等领域的突破，使得人文学者对科学技术的功能有了新的认知。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降，凯瑟琳·海勒、罗伯特·皮博瑞尔、阿尔科尔·斯通、唐娜·哈洛韦、罗德尼·布鲁克斯、罗西·布拉伊多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等人，分别从现代技术、人类的主体性、生命力、意识形态治理、赛博格和乌托邦等角度，反思人类存在的形式、价值和意义，不仅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提出了挑战，而且对人机相处、人类与非人类相处等根本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新物质主义、技术中心主义、深生态学，新环境主义等理论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具身性、离身性、能动性、流动性、意识上载、精神、情感、视觉、意识等成为文学理论中的热词。技术的变革改变了人类对人文主义和自身的认知，堪称一次思维革命。以往的文学理论多在形而上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上概念、理论、方法上纠缠不清，而后人类主义曾更多地聚焦形而下的技术给人类社会和文化带来的影响，促进了科技人文的融合发展。

文学理论中的科技人文融合，也带来了实用批评中跨学科研究的转向。实

1 参见艾伟：《镜中》，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 年。

2 参见徐则臣：《北上》，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 年。

3 参见丁中治：《鹿唇》，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年；《浅水》，北京：作家出版社，2022 年；《平安巷》尚待付梓。

4 参见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2-9 页。

用文学批评是相对于文学理论批评而言的批评范式，注重通过文本分析和论述，揭示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和社会价值。随着跨学科研究在全球的兴起，实用批评中的两个现象值得关注，即文学与社会科学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就前者而言，主要探讨文学中的社会科学现象，彰显社会科学中的某一领域在文学文本表征的价值和意义。例如，文学与经济，文学与管理、文学与法律、文学与贸易等。就后者而言，主要是通过文学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结合，探索二者之间关系背后的深刻内涵以及对人类社会的启发意义。例如，数字与文学、文学地图学、文学与人文地理、文学与植物、文学与动物等。需要指出的是，文学跨学科研究并非今天才有的现象，只不过是文明多样性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我们对文学自身和文学关系有了新的认知，形成了某种集合效益。

科技人文共同体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也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客观反映。科技与人文从相互割裂、各得其所、各行其是到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成就，走向科技人文共同体，既是人类生产实践从分工到协作的结果，也是人类知识生产从离散到聚合的结果，更是科技革命给人类带来认知变化的结果。科技人文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力越强，人类社会面临的科技风险越能得到有效控制，人文价值也就越能够得到充分彰显。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是人类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文学创作内容、形式、主体、模式的变化以及文学批评理论和实践的跨学科研究趋向，显示了科技人文共同体的时代价值变迁。尽管对这些新变化的利弊得失评判还需要“让子弹再飞一会儿”¹，但也表明世界文明在人工智能时代向更加多样、多维和多层的方向发展，并呈现异常精彩的局面。

结语

文明多样性展现出令人欣喜和担忧的场景和前景，一方面，科学技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广度、深度、速度和强度，使得人类文明赖以生存的生物多样性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极端气候事件越来越多地出现，正在反噬人类社会，环境危机、生态危机以及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所引发的伦理问题，再加上为争夺更多资源的地缘政治矛盾和战争行为，引发人们对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担忧和焦虑。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加速了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变革，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更加发达、丰富和多元，科学技术形塑人类文明的作用更加明显，宏观拓展、微观深入的发展态势，也不断刷新人类的认知，赋予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时代新内涵，引领着世界文明向更高层级发展。作为文明多样性根基和灵魂的语言文学，也适时地反映了文明演进的变化。人工智能文学的兴起，科幻文学和网络文学的繁荣，无不彰显科技文

1 出自姜文导演 2010 年电影作品《让子弹飞》中的一句对白。

明的魅力。文明多样性面临的问题，表面上看是生态环境、科技伦理和地缘政治等问题，实质上是人类的贪欲天性，资本的逐利本性和技术的求新特性等综合作用的结果。人类社会若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继续保持文明多样性的活力，就必须摒弃“人类中心论”的传统思维、“欧美中心论”的霸权思维、“文明冲突论”的对立思维和“技术至上论”的偏执思维，不仅要保护生物多样性、特别是濒临灭绝边缘的物种，使大自然和人类和谐共处，而且要抢救濒危稀有语种，使其承载文明的功能得以延续。同时，要警惕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人类语言同化趋势，譬如向强势语言——英语同化。要充分发挥人文精神所倡导的真善美的价值引领作用，减少或消除科技创新带来的伦理失序和数据滥用等问题，规约和引导科技向人、向好和向善的方向发展，倡导科技人文共同体，实现科技人文共同进步，共同繁荣。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出现的科技人文融合现象，是人类探索新思路和新方法的有益尝试，对文学的人文性有所冲击，但也是对传统创作和批评的有益补充。文学经典的固本作用依然存在，在形塑人类精神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历史与实践证明，西方文明中的“欧美中心论”“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不符合人类社会和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中国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论、文明互学互鉴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才是人间正道，符合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福祉，也是文明多样性健康发展的理论武器。全人类共同价值论是基础，文明互学互鉴论是手段，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是目标，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必将为人类社会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Works Cited

艾伟：《镜中》。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

[Ai Wei. *In the Mirror*. Hangzhou: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22.]

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Chen Zhongshi. *White Deer Plai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7.]

陈众议：《生活的意义》。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

[Chen Zhongyi. *The Meaning of Life*. Beijing: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14.]

——：“民族传统遭遇跨国资本”，《中华读书报》2011年10月12日，第13版。

[—.“National Tradition Encounters Transnational Capital.” *China Reading Weekly* 12 Oct. 2011: Edition 13.]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

[Chi Zijian.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Moon*. Beijing: Beijing October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Department for the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the Works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Col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V.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 *Col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IX.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丁中冶：《鹿唇》。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

[Ding Zhongye. *Deer Lips*. Nanjing: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6.]

——：《浅水》。北京：作家出版社，2022年。

[—: *Shallow Water*. Beijing: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22.]

杜祥琬、谢和平、刘世锦：《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与能源变革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

[Du Xiangwan, Xie Heping and Liu Shijin. *Research on the Major Significan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Energy Transformation*.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7.]

威廉·福克纳：《喧嚣与骚动》，李文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

[Faulkner, William. *The Sound and the Fury*, translated by Li Wenju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7.]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translated by Huang Shengqiang and Xu Mingyua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3.]

古特雷斯：“生物多样性退化正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危机，迫切需要采取挽救行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联合国新闻网》2020年9月30日。访问网址：<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9/1068072>。访问时间：2024年8月23日。

[Guterres, António. “Biodiversity Degradation Is Bringing a Major Crisis to Humanity, and Urgent Rescue Actions Are Needed—United Nations Summit on Biodiversity.” *UN News*. 30 Sept. 2020. Available at: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9/1068072>. Accessed 23 Aug. 2024.]

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

[Harari, Yuval Noah. *Homo Deus*, translated by Lin Junhong. Beijing: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2017.]

马克思·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Horkheimer, Max a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translated by Qu Jingdong and Cao Weido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0.]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translated by Zhou Qi. Beijing: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2013.]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and Cultural Theories*, translated by Tang Xiaobing. Beijing: Peking UP, 2005.]

金涌、阿伦斯：《资源·能源·环境·社会——循环经济科学与工程原理》。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年。

[Jin Yong and Jakob de Swaan Arons. *Resource • Energy • Environment • Society—Scientific and Engineering Principles for Circular Economy*. Beijing: Chemical Industry Press, 2009.]

凯文·凯利：《必然》，周峰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

[Kelly, Kevin. *The Inevitable*, translated by Zhou Feng et al.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2016.]

刘昆：“名著经典缘何‘死活读不下去’？”，《光明日报》2013年10月17日：05版。

[Liu Kun. “Why Is It So Hard to Finish Reading the Classics?” *Guangming Daily* 17 Oct. 2013: Edition 5.]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Lu Xun.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5.]

路遥：《平凡的世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Lu Yao. *Ordinary World*.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罗振亚：“21世纪新诗：重构形象的障碍”，《文艺争鸣》10（2019）：1-3。

[Luo Zhenya. “New Poetry in the 21st Century: Obstacles to Reconstructing Imagery.” *Literary and Artistic Contention* 10 (2019): 1-3.]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Marcuse, Herbert. *One-Dimensional Man*, translated by Liu J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Marx, Karl Heinrich. *Capital* Vol. I, translated by Department for the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the Works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

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Miller, J. Hillis. *On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Qin Liyan. Guilin: Guangxi Normal UP, 2007.]

玛格丽特·米切尔：《飘》，李美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

[Mitchell, Margaret. *Gone with the Wind*, translated by Li Meihua. Nanjing: Yilin Press, 2009.]

乔·莫兰：《跨学科》，陈后亮、宁艺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

[Moran, Joe.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ed by Chen Houliang and Ning Yiyang. Nanjing: Nanjing UP, 2023.]

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陈允明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

[Mumford, Lewis.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translated by Chen Yunming et al.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09.]

彭青龙：“澳大利亚文学中的跨界挣扎和跨文化写作”，《外国文学》3（2023）：32-42。

[Peng Qinglong. "Border-Crossing Struggles and Intercultural Writings in Australian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3 (2023): 32-42.]

——: “危局·变局·格局: 人工智能时代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的困境与出路”, 《外语与外语教学》3 (2024): 20-30+146。

[—: "Crisis, Change, and Vision: Dire Straits and Possible Outlets for the Programs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in the Epoc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3 (2024): 20-30+146.]

——: “数字时代文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审视”, 《探索与争鸣》9 (2022): 25-28。

[—: "Examining the Scientific and Humanistic Aspects of Literature in the Digital Age."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9 (2022): 25-28.]

——: “世界眼光与比较视角: 文明、文化、文学的话语变迁及权力转换”, 《外语教学》3 (2023): 7-14。

[—: "Global Vision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Discursive Changes and Power Shifts in Civilization, Culture, and Literatur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3 (2023): 7-14.]

彭青龙、都岚岚: 《数字人文导论》,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4 年。

[Peng Qinglong and Du Lanlan. *Introduct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 Shanghai: Shanghai Jiao Tong UP, 2024.]

蒲清平、向往: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内在逻辑和实现途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 (2024): 77-85。

[Pu Qingping and Xiang Wa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Its Utilizations—New Driving Force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1 (2024): 77-85.]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 吴琼译。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1 年。

[Spengler, Oswald Arnold Gottfrie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translated by Wu Qiong.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1.]

孙周兴: 《人类世的哲学》。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年。

[Sun Zhouxing. *Philosophy of the Anthropocen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20.]

经济学人: “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源不再是石油, 而是数据”, 《经济学人》2017 年 5 月 6 日。

访问网址: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7/05/06/the-worlds-most-valuable-resource-is-no-longer-oil-but-data?>。访问时间: 2024 年 8 月 23 日。

[The Economist. "The world's most valuable resource is no longer oil, but data." *The Economist* 6 May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7/05/06/the-worlds-most-valuable-resource-is-no-longer-oil-but-data?>. Accessed 23 Aug. 2024.]

马克·吐温: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张友松译。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Twain, Mark.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translated by Zhang Yousong. Nanchang: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3.]

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 1992 年 6 月 5 日。访问网址:

https://www.mee.gov.cn/ywgz/zrstbh/swdyxbh/202404/t20240410_1070353.shtml。访问时间：2024年8月23日。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 June 1992. Available at: https://www.mee.gov.cn/ywgz/zrstbh/swdyxbh/202404/t20240410_1070353.shtml. Accessed 23 Aug. 2024.]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联合国。2022年12月18日。访问网址：<https://www.cbd.int/doc/c/24c4/f499/13be84eb1e7cce8a33613617/cop-15-l-25-zh.pdf>。访问时间：2024年8月23日。

[—.“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United Nations*. 18 Dec.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cbd.int/doc/c/24c4/f499/13be84eb1e7cce8a33613617/cop-15-l-25-zh.pdf>. Accessed 23 Aug. 2024.]

——：“2024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联合国，2024年6月28日。访问网址：<https://dashboards.sdgindex.org/chapters>。访问时间：2024年8月23日。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24.” *United Nations*. 28 June 2024. Available at: <https://dashboards.sdgindex.org/chapters>. Accessed 23 Aug. 2024.]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2022年数据报告”，联合国，2022年5月12日。访问网址：<https://data.unccd.int/people-exposed-to-drought>。访问时间：2024年8月23日。

[—.“2022 Data Report of the Secretariat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United Nations*. 12 May 2022. Available at: <https://data.unccd.int/people-exposed-to-drought>. Accessed 23 Aug. 2024.]

魏然：“134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宣言，将食物和农业举措优先纳入气候行动”，《央广网》2023年12月2日。访问网址：https://news.cnr.cn/sq/20231202/t20231202_526505630.shtml。访问时间：2024年8月23日。

[Wei Ran. “134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ve Signed a Declaration Committing to Prioritize Food and Agriculture Initiatives in Climate Action.” *CNR News*. 2 Dec. 2023. Available at: https://news.cnr.cn/sq/20231202/t20231202_526505630.shtml. Accessed 23 Aug. 2024.]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第2版。

[Xi Jinping.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peech at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Geneva.” *People’s Daily* 20 Jan. 2017: Edition 2.]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网》2019年5月15日。访问网址：<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515/c1024-31086589.html>。访问时间：2024年8月23日。

[—.“Deepening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to Build an Asi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Keynote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Conference on Dialogue of Asian Civilizations.” *People. cn*. 15 May 2019. Available at: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515/c1024-31086589.html>. Accessed 23 Aug. 2024.]

- ：“习近平在中科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社》2014年6月9日。访问网址：https://www.gov.cn/xinwen/2014-06/09/content_2697437.htm。访问时间：2024年8月23日。
- [—.“Speech by Xi Jinping at the 17th General Assembly of Member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the 12th General Assembly of Member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Xinhua News Agency*. 9 June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gov.cn/xinwen/2014-06/09/content_2697437.htm. Accessed 23 Aug. 2024.]
- 解园、姜湜然：“《黑神话：悟空》背后——用世界品质 讲中国故事”，《新华网》2024年8月20日。访问网址：<http://www3.xinhuanet.com/politics/20240820/583b0f3d1574490bb89f22662afd16c2/c.html>。访问时间：2024年8月23日。
- [Xie Yuan and Jiang Haoran. “Behind ‘Black Myth: Wukong’—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ith World-Class Quality.” *Xinhua News Agency*. 20 Aug. 2024. Available at: <http://www3.xinhuanet.com/politics/20240820/583b0f3d1574490bb89f22662afd16c2/c.html>. Accessed 23 Aug. 2024.]
- 徐则臣：《北上》。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
- [Xu Zechen. *Northward*. Beijing: Beijing October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8.]
- 周宴：“用人工智能助力写作 日本作家获奖惹争议”，《北京日报网》2024年2月5日。访问网址：<https://news.bjd.com.cn/2024/02/05/10695804.shtml>。访问时间：2024年8月23日。
- [Zhou Yan. “Japanese Author Sparks Controversy by Using AI to Assist Writing and Winning a Prize.” *Beijing Daily*. 5 Feb. 2024. Available at: <https://news.bjd.com.cn/2024/02/05/10695804.shtml>. Accessed 23 Aug. 2024.]
-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 [Zhu Liyuan.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P, 1997.]